

戰爭或和平？

——參加聯合國“海上絲綢之路”考察

泉州國際學術會有感

二十世紀九十年代頭一年的秋冬之際，在亞洲的兩端出現了性質截然相反的兩件大事：在西部亞洲的波斯灣地區，以美國為首的廿八國聯軍同伊拉克進行了一場遷延時日、傷亡甚鉅的戰爭；在東部亞洲的中國沿岸，一艘以考察“海上絲綢之路”為己任的國際“和平方舟”，正駛入廣州、泉州的海灣。

饒有興味的是，這兩項分別以“戰爭”與“和平”為主題的重大國際活動，都是由聯合國出面組織的。

聯合國組織的兩項國際活動

自一九九零年八月入侵科威特以來，伊拉克即遭到以美國為首的世界許多國家的強烈譴責及嚴厲制裁。後來，聯合國安全理事會又通過了六六零決議，勒令伊拉克限期從科威特撤軍。當和平解決的一切努力均告失敗後，美國等多國聯軍即依據聯合國決議，在今年一月十七日正式對伊拉克發動戰爭。無數最先進的武器投入了這場戰爭，科威特、伊拉克等兩河流域地區成了現代軍事科學的試驗場。由於雙方軍備及實力對比過於懸殊，不論是伊拉克侵佔科威特，或者是聯軍攻擊伊拉克，都談不上是勢均力敵的正面對仗，難怪有人諷稱為“戰爭遊戲”或“新兵演習”。不過，只要是戰爭，就不是鬧著玩的，就必然要殺人。它所造成的士兵、平民的大量死傷，經濟財富之巨額損失，是難以估計的。

在美國等執行聯合國安理會關於戰爭決議的同時，聯合國教科文組織(UNESCO)則忙於籌組“世界文化發展十年”中的一項重要活

動，即進行“海上絲綢之路”的綜合考察。“絲綢之路”(Silk Route)一名，是由德國地理學家李希霍芬(Ferdinand von Richthofen, 1833-1905)在《中國》(China)一書中提出的，原指發自中國中原地區通過西域迄於歐洲的陸路，是古代橫貫歐亞大陸的交通大動脈，猶如千百年來連接東西方之間的一根彩帶。“海上絲綢之路”(Maritime Silk Route)則指古代中國與外國交往、貿易的海上通路，是為東西方海路交通的橋樑。由於陶瓷在古代中國海外貿易中佔有重要地位，故中西航路又被稱為“絲瓷之路”(Silk-china Route)或“香瓷之路”(Spice-china Route)。

聯合國教科文組織舉行這一考察的目的，是為了透過古代東西航海交通的研討，加強世界各國人民之間的友誼。擔負此種任務的“考察船”，大致採取元代時意大利旅行家馬可波羅(Marco Polo, 1254-1324)的航線，來往於意大利威尼斯到中國泉州，以至日本大阪之間。今年二月八日，當考察船由菲律賓駛向廣州的途中，在南海海面搭救了八名即將遭到滅頂之災的泉州漁民，實在無愧其“和平方舟”號的稱呼。

上述兩項國際活動都是聯合國組織的。在西邊，戰艦配合戰機執行的是“殺人”的任務；在東方，“和平方舟”在宣傳和平友誼的同時，卻負起“救人”的使命。透過這一西一東、一戰一和，一部古今東西交往的歷史不禁展現在世人面前，令人沉思，發人深省。

“和平方舟”由威尼斯到泉州

早在公元一二九一年(元至元廿八年)大約一月，意大利人馬可波羅及其父、叔結束了長期遊旅外國、客居異鄉的生涯，從刺桐港(Zaitun，即今泉州)發船揚帆西航，並於四年後返回闊別二十餘載的故鄉威尼斯。

過了整整七百年，聯合國的考察船“和平方舟”號於一九九零年十

月二十三日由威尼斯啟航東來，經過亞得里亞海、地中海、愛琴海、蘇伊士運河、紅海、阿拉伯海、印度洋、馬六甲海峽、中國南海，在一九九一年二月九日到達廣州，二月十四日駛抵泉州。然後，再於二月十九日離開泉州北上，前往南朝鮮釜山，最後抵達日本的大阪。

考察船每到一個國家，都舉行有關的國際學術討論會。在中國，國際學術討論會的主題是“中國與海上絲綢之路”，召開的地點在福建泉州。考察船到達泉州的時間，恰逢中國農曆庚午（馬）年除夕。當“和平方舟”號徐徐駛入泉州的後渚港，聯合國官員率領的二十多國（玻利維亞、汶萊、加拿大、中國、法國、德國、希臘、印度、印度尼西亞、意大利、日本、南朝鮮、阿曼、巴基斯坦、葡萄牙、塞內加爾、斯里蘭卡、瑞典、泰國、土耳其、英國、馬來西亞、美國、蘇聯）的專家、學者及全體船員，受到中國官員以及泉州市民的熱烈歡迎。

從辛未（羊）年正月初一至初五（二月十五至十九日），考察隊在中外交通的歷史名城刺桐——泉州，展開了一系列活動，參觀了宋代古船和洛陽橋，道教的老君岩、天后宮，佛教的開元寺（包括東西塔）、承天寺，伊斯蘭聖墓與清淨寺，草庵摩尼教寺，以及九日山祈風石刻、陳埭回族史館等等。中外朋友還共同觀賞了當地富有特色的梨園戲、提線木偶及大型民俗節目——文藝“踩街”，令人大發思古之幽情，對泉州這一千古名城的古色古香和無邊春色，留下了深刻難忘的印象。

在考察船蒞泉不久，國際學術討論會即於二月十七日在華僑大學的陳嘉庚紀念堂召開，為時四天。會上有一百多學者提交了五十多篇論文，並一一加以“宣講”，展開熱烈的討論與爭辯。筆者躬逢此千載一時的盛會，得以和中外同仁切磋學藝，實屬三生有幸。惟際此東西方大規模衝突正如火如荼、方興未艾，竟獲此良機來重溫古代東西方接觸交往的歷史，未免浮想聯翩，感慨繫之。

文明對話，還是暴力衝突？

在“和平方舟”抵泉的次日，即農曆辛未年元旦，泉州海外交通史博物館新館正好落成，並由聯合國考察隊成員參加了剪綵儀式，成為該市海外交通文物新陳列館的首批觀眾。當我們步入博物館的正門時，赫然映入眼簾的是光彩耀目的十六個大字：“和平友誼”，“文明對話”，“回顧歷史”，“展望未來”。數千載的東西接觸交往史一下子竟湧上心頭，叫我們一時簡直不知說甚麼才好。

和平友誼？文明對話？回顧起歷史，並不全是這樣；但展望未來，卻希望能這樣。

倘若將歷史的倒望鏡對準過去，讓時光倒流數千載，吾人可以看到東西方兩種文明在交匯接觸的過程中，實在不乏彼此交流、和睦相處的事例。即以中外交通而論，諸如張騫開鑿絲綢之路，朱應康泰出使扶南，法顯玄奘西遊取經，鑑真東渡日本授戒，兩宋絲瓷之路大開，馬可波羅東遊蒞華，鄭和艦隊七下西洋，大西利子遠航東來等等，均屬膾炙人口之舉，誠為東西之間友誼交往的不朽佳話。

不過，翻開一頁頁的歷史載籍，卻也存在不少暴力對抗的記錄。一部東西接觸史，既有和平對話，也有武力衝突。人們不會忘記，阿拉伯帝國在七世紀創立於西亞後，曾迅速四外拓展，到處傳播伊斯蘭教，一度擴張至西班牙等西歐地區，成為橫跨亞、非、歐三大洲的大帝國。人們也不會忘記，公元十一至十三世紀，西歐天主教教會和國家曾向西亞一帶發動了多次軍事遠征，以奪取聖城耶路撒冷，是為綿延二百年的“十字軍東征”。至於蒙古人三次西征在歐洲引起的“黃禍”之恐慌與驚呼，信仰伊斯蘭教的奧圖曼帝國之攻陷東正教的中心——東羅馬帝國的君士坦丁堡，以及稍後葡萄牙、西班牙、荷蘭、英國、法國的殖民者，一手持著刀劍、一手舉起十字架，向非、美、亞洲的進侵，無不用殷紅的血色塗滿了人類暴力史的篇章。

值得注意的是，許多東西暴力衝突的事件中，雙方往往標榜著

自身信仰的宗教旗幟，而這類宗教多屬獨一無二、排斥一切、有我無他的一神教。本來，古今世界的某些一神教都有共同的根源，如基督教的《聖經》包括了猶太教的《舊約全書》，穆罕默德在創立伊斯蘭教時曾受到猶太教、基督教的某些啟發。可是，這些宗教的信徒卻為了爭奪同一聖城耶路撒冷，一而再、再而三地打得不亦樂乎，從歷史上的“十字軍東征”到今日以色列同巴勒斯坦人的爭端無不如是。當然，奉行同一宗教的國家之間也時不時地自相殘殺，像信仰基督的希特勒德國固然大肆殘殺猶太人，但也沒有放過同宗的歐洲各國人。伊拉克與伊朗同為穆斯林國家，卻打了八年仗。兩伊戰爭餘燼尚溫，伊拉克又揮軍入侵科威特。可見在每次衝突的宗教旗幟背後，往往深埋著諸種政治、經濟之動因。

以這次震撼全球的波斯灣戰爭而言，事件的導火線固然是伊拉克之入侵科威特，反映了小霸權主義擴張引起的世界公憤；但戰爭的深刻根源遠遠不止這般簡單，它包括有長期外國侵略與殖民遺留的歷史禍害，有爭奪石油資源以獲取更多權益的經濟要求，以至某些大國間在全球範圍內擴張政策的矛盾衝突。信奉伊斯蘭教的伊拉克侵犯了科威特的穆斯林兄弟，這自然應該受到非議，因為不論如何訴諸歷史或地理因素，都改變不了它違背科威特人自主自決天然權利的實質。可是現在奉行基督教的西方大國聯合一些穆斯林國家，來制裁信奉伊斯蘭教的伊拉克，而伊拉克又咄咄逼人地攻擊基督教西方大國的猶太教盟友——以色列，這就造成了一場宗教、民族、種族、國家之間的大混戰。

根據慘痛的歷史經驗教訓，通過戰爭來解決各族、各國之間的矛盾，是很難奏效的。即使一時能夠得逞，判明鹿死誰手，但它所遺留下來的歷史禍害將是長期而深遠的。因為仇恨已經種下，未來結出的將是“復仇的苦果”。目前這場中東戰爭雖已分出勝負，但其後果實在堪虞，它可能只是未來更大規模戰爭的一次小小的前哨戰而已。

研討“泉州學”，走“對話之路”

眾所周知，亞洲的西、南部是世界眾多宗教的發源地，包括猶太教、基督教、伊斯蘭教(回教)、拜火教(祆教)、摩尼教(明教)、佛教、婆羅門教等等。但在這些地區，尤其是諸種一神教誕生的西亞，千百年來一直存在著綿延不斷的宗教衝突與戰爭，迄今猶未見有稍息的端倪。其箇中因由值得學者們深入地探索。唯另一歷史現象卻亦堪當引起人們的注意：在亞洲東部，宗教衝突與戰爭比較少見，或不那麼劇烈。伊斯蘭教與基督教、猶太教在其故鄉，曾長年累月地發生嚴重矛盾，以致“聖戰”的口號不斷迴蕩在西亞的上空；而當它們離開本土而向東播遷，那種暴力衝突的“火藥味”就逐漸減弱了，不僅彼此之間，就是與中國等地的道教、佛教，也常能“和平共處”而相安無事。

我們居住的香江寶島，可以稱為“現代中國乃至世界宗教之展覽館”。據統計，本港的佛寺、道觀逾三百六十間，基督教(包括天主教、新教)諸宗派及獨立教會不少於五十個，此外尚有回教清真寺、猶太教堂以及印度教、錫克教、拜火教的廟宇等等。長期以來，諸多宗教在本港都能和睦相處而各顯神通，罕聞有勢成水火、相互排斥的大事故發生。如果同樣在東方而向古代追溯，那麼泉州則堪稱為“古代世界宗教博物館”了。在這裏，不僅有道教的太上老君岩、真武廟、城隍廟、天后宮、花橋宮，有佛教的開元寺、承天寺、崇福寺，而且有宋元的回教清淨寺及伊斯蘭聖墓，有元明時的基督教十字架碑，乃至全國獨一無二的華表山草菴摩尼教寺址。在一座開元寺內，竟混合有佛教、印度教以及埃及古代宗教的遺跡，直可與世界各大奇跡媲美。令人奇怪的是，這些不同宗教的各種遺跡都在一個小城內，長期地集中地保存下來了。除了證明它們一直和睦相處、共存之外，簡直難以找到其他更恰當的解釋了。

正當西亞戰火紛紛、血肉橫飛之際，世界數十國的百多名專家、學者卻麇集於東亞的泉州，共同研究古刺桐城的這一有趣歷史現

象。泉州在古代東西交通史上的特殊地位與寶貴經驗，給以人們深刻的啟示：要文明對話，不要暴力衝突！無怪乎聯合國“和平方舟”考察隊的負責官員建議成立國際泉州研究會，把泉州作為一門新的學科，在國際學者間開展“泉州學”的研究。他還指出：“泉州把世界上的一些主要宗教集中在這裏，讓其和平共存。這種對各種宗教能容忍、使其友好相處的態度，對今天的世界事務是很好的可供借鑑的經驗。當今世界，各種民族矛盾衝突得很厲害，應該讓更多的人到泉州來學習。絲綢之路的綜合研究，實際上是‘對話之路’。”

總之，世界各國學者不顧亞洲西端正在進行的戰爭，堅持要在新條件下用友誼的彩帶把東西方重新連接起來，並以泉州作範例，發展一種“精神對話”、“文明對話”。這種對話，在國際要堅持和平友誼，反對戰爭掠奪；在國內要發揚自由民主，反對暴力專制。

“和平方舟”在完成其歷史使命後，即返航西行。但願它會帶著東方人的和平願望與友誼祝福，沿著絲瓷之路不斷向西傳去，經由阿拉伯海、波斯灣到地中海乃至大西洋，使人類和平的最強音，傳遍亞、非、歐、美、澳諸洲，響徹全球上空並直衝雲霄。

要和平，不要戰爭！要對話，不要暴力鎮壓！這就是歷史的結論，這就是人民的意願！

（與江潤祥先生聯名，發表於《明報月刊》1991年4月號）